

紫

微

集

書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一

序

宋 張嶠 撰



毛達可尚書文集序

自熙寧元豐以來崇尚經術文章以醇粹近道為右士  
子不能奉承茲意故其弊也夫於頽靡不振不能上下  
古今為深博好文之士頗或病之其後有司因仍故習  
以取士其弊滋甚當是時公方以舉子作為科舉章程



文字固以挺特竒怪得名場屋間世人所知者如此而已一旦發憤懣作書于當時要人措意悠遠微用淹洽文字一出名振天下則公自為布衣時其教蓋已藉藉塞宇宙矣自是登甲科典文詞奏技於高門之地所以取知人主專以詞章議論為政觀其象製森然恣睢橫行若畧不經意成於俄頃者譬由河出崑崙經孟門底柱之險奔巖附壑瀆薄漂逝及其放於巨野眇莽澶漫衝風偪物自成漪漣然後悠遠長懷莫可捍禦真文揚

之傑雋也昔司馬相如文工而思遲武帝嘗謂以我之速易卿之遲若何對曰於臣無所不可顧陛下何如耳及觀諫獵書弔二世賦皆成于扈從遊獵之際則知相如之於文固亦速而工也公之作文豈類是耶紹興乙丑僕命典州適公之故里其子玠盡以公平生所作文相示且請序以冠於集首辭避不獲竊論其所為文如此玠字平仲少年博學工詞章可與論先秦制作而迨步建安風雅他日當自著見決不沒沒固將以文詞擅



名不獨能守其業者也

喜雨行詩序

某嘗讀春秋窺窺聖人所書一字褒貶之意三家之傳穀梁氏多得新意後世有稽焉當魯僖公之三年大旱經則書之曰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此蓋各舉一時之首月而書之一日得雨則曰某月雨當魯文公之時亦大旱經則書之曰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及十年十有二年經書之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文之早久於僖公之時乃不舉首月但書歷時又不書雨曰善乎穀梁氏釋僖之所書則曰一時而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書之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釋文之所書則曰歷時而言不雨者又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嗚呼穀梁氏其真知聖人所書之意也魯僖公春秋之賢諸侯也有志乎民不雨則閔之雨則喜之文公反是而褒貶之書豈不明甚今之墨綬古之諸侯也天子承流宣



化最切於民也雨不雨耕獲之時喜閔之心苟如僖公是聖人之所褒也今歲自夏及秋旱魃為虐伏觀某官憂勞癯悴形于容貌禱爾于山川之神境望之靈曲盡虔祈靡不備至迺七月庚辰雨大霽霈溝澮皆盈於是惟忻之色慰諭之辭撫摩百姓喜色可見其喜雨閔雨之心蓋亦魯僖公之心也某學春秋者也其敢默乎言之不足發為詠歌不揆膚拙吟成古風一篇命之曰喜雨行伏乞采閱某再拜

題微王大峽紀開府故迹詩序

微王大峽中頗多向開府事迹石上赤紋隱起類馬者人謂之向開府馬山石獸如兩脚中有細而垂者人謂之開府鹿尾兩山相去僅丈餘中缺如門人謂之開府倉向開府不知何代人余意其如今之廣南溪洞主有功德於此一方已獲封爵土人云今微王大峽皆開府所自疏鑿且言初欲導大寧監水流而入于竹山不能終事而卒又土人云開府生甚神靈事頗怪異以其言



不雅訓非儒者所宜故載其大畧如此開府至今廟食於此土人事之甚謹余每上下峽亦數嘗禱祠蒙其陰護懼開府事迹久而無以傳信欲為之詩歌以荅神貺而未遑也辛亥季冬再避賊于峽山始克為詩將以遺諸土人備迎饗送神之曲云

送諸葛彥章序

黃山之陰有麻川環流灌溉沃野百里山可戕川可紇野可帶經而鋤植杖而耘隱君子多家焉諸葛彥章由

新安徙居此衡門蕭條澹如也克意古道博涉經史之外翰墨尤工行草篆隸畢究其妙雖尺素畫鉉入皆珍之一日杖履訪僕且告欲扁舟幅巾東游建康因出所書杜子美詩見示造客有在坐觀之者因哢然驚曰一書八體五雲二妙酬酒博鵠之戲臨池濡首之逸柿葉竹箭之精舞劍假羽之得昔嘗聞其入爾怒猊扶石渴驥奔泉龍跳虎卧凌魚反蛟蛇入穴而尾垂鳳翥空而首昂蟲蛟蛟而欲動鳥似飛而未翔昔嘗聞其狀而今



世雖過眼紛紛未覩若是之適鹿也先生之游建康其  
將挾是以攘袂候門必有聞絃賞音者矣僕曰嘻豈其  
懷也哉蓋賢者出處與時屈伸豈必槁衣菹食懷琬就  
塵光彩埋鏟與草木俱腐然後為隱耶豈必飄裾曳袖  
飛辯揚眉挾炭爐冶之門然後為進耶荷蓀耦耕君子  
以為廢義負姐扣角君子不以為微祿與道卷舒方將  
抗慨草茅之言指瑕苴漏論列天下事以敷達主聰庶  
幾援溺拯墜此其志也若夫藝雖絕游之而已豈所以  
期賢者之心哉客有慚色曰予淺哉之為丈夫也不敢  
復云葛侯明日告行因序所言復歌以送曰黃山之岑  
兮磨穹旻麻川之流兮鎖清渾久於其間兮懷席珍一  
朝慷慨兮披胸襟俯揖崧岱兮隘乾坤將騎鯨背兮扣  
帝閭纚纚利害兮批逆鱗天回鰲動兮蘓元元先生之  
志兮於是伸

送鄭武子序

紹興六年秋詔以龍圖閣直學士兩江都轉運使李公



為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既受命辟其屬茂陵鄭武子興之俱詔從其請且命進階以撫之都漕權重而事劇或難其佐今武子為之甚稱然自西鄙用武仰給於四川者踰十年民疲於供億而軍猶乏於糧餉吏肆於侵欲而民或遠於底吾三者之難而都漕皆任其責賦歛力役陞黜之得其宜則譽將歸之如其不善毀亦隨至毀譽之來均將被及於其屬子雖欲辭其名得乎僕蓋將有以告子矣嗚呼甚哉天下之眩於名寔久也

嚴而以為苛猛而以為暴廢法而以為鎮靜縱姦而以為長者狡焉者用是脇持務以濟姦而樹黨於是士大夫之剛決者則畏其名而憚于有為偷懦者則持以藉口而文過率皆結舌袖手視姦賊肆行而莫敢詰善良日受其獎僕行天下見風俗類如此而四川為尤蓋知柳子厚鄙今之長者皆土木類而發憤於說鵠以有為耳武子學通古今與人交不苟從居官操下甚急資既疾惡復儀壯雄毅姦人易以惡名被之余懼武子之畏



其名目而眩於其寔蓄縮畏避不敢行其志以佐其長使四川之人滋受其弊無已時余不得不言武子其審於名寔之辨而斟酌於其心姑務去苛與暴而嚴與猛非所以獲罪也無廢法無縱姦則鎮靜長者之道行矣孜孜為夜思而晝行惟寔之是審無名之或畏庶幾狡焉者不得以疑似為子病若夫君子之道本之以寬厚持之以明恕詳於謀而果於決圓其外而方其中固武子之所當從事也余何以益子哉

贈黃子真詩序

石城黃子真與予游二十年余家世為儒子真自其少時則脫去舉子塵陋之習好古文作詩有句法喜交當世賢長者道前背事皆有始末遭亂流轉江湖間獨一妻一子內無婢外無僕衣食隨罄則營遇賢牧守能客之苟足則閉門靜處不妄交遊雖甚窮節操益勵老耒益自重絕不以詩文示人退託以不為然聽其譏評世人文字一格以古人不隨世俗好尚知其識愈精學



愈高也紹興壬戌過余秀州之魏塘嘗作兩詩以贈之  
其一律詩頗別更定且又作古詩一欲併追與之舟去  
已遠不果追明年夏復過余留近三月去之毗陵索詩  
以行僕倦未皇也因取向律詩別更定者并古詩不果  
追與者錄以為別且儲他時一笑紹興癸亥八月初七  
日

記

崇山崖園亭記

求勝槩者必在于深山窮谷人跡之所罕至然後以為  
恠特而玩之至於跬步之近有湖山千里之觀為人所  
易而弗貴者有焉崇山崖是也崇山距鄴北九里在晉  
陽王城之右按圖經唐天寶六年改為固封山土人襲  
舊名而不之改也山之崖闢然特出於漢江之滸江外  
皆環山茂林堅峭蓊鬱錯立交峙望之莫知其際焉山  
之上多葳草惡木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居民陋之欲易  
而不售者積數歲矣族兄彥遠一日往遊喜其景而售



之既乃平易道路疏竹出石刺葳草誅惡木心營目顧  
曰高就下而作堂於中掖以兩廡步簷回環周若一舍  
直東為庵以棲雲霞臨崖為亭以鈎清瀨而又樹以清  
松間以雜花工不罷人作不費財舟車上下談笑即至  
不待勞形於鄙遠而山水之秀畢於是邑人見之咸以  
謂忽生頓出而不以為故所有也余曰謂曰凡物之大  
情莫不駭異習常忽近而慕遠唯賢者而後能因其同  
而得人之所異因其近而得人之所遠然則是山也昔

嘗見輕於樵夫牧兒與培塿同列矣一旦取于彥遠登  
焉而望若天之益高地之加闊而異者遠者出焉夫山  
豈改於故哉特以所遭之人異也彥遠之識其與庸衆  
亦遠矣彥遠為人閒曠怡愉居官蹇然有臨民之志春  
秋鼎盛他日固未易量也使造士之賢智愚不肖如山  
之美惡則當有清曠秀發負竒效珍於前者矣吾之族  
將由之以復振歟其為悅于目適于心又不止如山之  
樂也余既叙其登臨之美而又以以是告之宣和二年



三月七日弟嶠為記奉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樞密副  
承旨知東上閣門事鄭成之書

歲寒堂記

竹山古庸國也按春秋左氏魯文公十六年楚使廬戡  
黎伐庸及方城今方城亭是也介居阻險而號劇邑多  
巨姓強家連地千頃其間桀黠者往往雄張一鄉負多  
資視為吏者若易與每輕犯法自國朝以來無聞令焉  
宣和六年秋會邑多故州度為令者不足以辦事欲擇

他吏以攝之於是令夏珙致宏自房陵丞往蒞邑事以  
才遠也暨至邑宣令典設教條振宿弊矜無辜敷恩信  
以勸其從嚴斷刑以威其淫大率以抑強扶弱為本用  
猛而濟之以寬未期年而政成訟庭廓廓無事矣曰顧  
其縣宇而嘆曰茲邑雖鄙遠亦春秋之建國也室宇庫  
敞既不足以稱子男之居而且無退公思治之所其陋  
甚矣昔唐柳宗元作薛令三亭記以謂君子必有游息  
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茂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



事成吾不佞豈敢為是游觀勸民以自便至於宴息之  
居所以與後人同其利者則不可以私自歎為解於是  
積財以羨餘課功於暇時度廳背有卻地作室六楹從  
七架壯麗雅潔不陋不侈塹堦靖深宜燠宜寒早暮以  
聽訟詞間暇以宴賓客自經始以至落成人初不知有  
役事也堂下有雙檜其大連抱其高參天曰榜曰歲寒  
堂乃謂其友張某曰余之名堂非獨木之謂也雖余之  
修身從政將有取於是為子盍為我記之僕曰謂曰嘉

樹之與惡木並生於天地間初若無別也至於陵厲以  
霜回薄於嚴風而能不凋落然後松柏之節見矣君子  
與小人並居於世初亦若無別也至其誘於利害劫於  
禍福而能不變遷然後君子小人見矣初致宏之始至  
也疾視邑之蠹傲心不能平既又盡知豪吏大姓素為  
惡者主名一切以三尺從事畧不以法假人良民生是  
安堵而姦猾頗不便其政於是羣聚而謀欲崇飾惡言  
覲以蠱惑羣聽其言既莫之信則又欲誣以他事訴于



當路者且微使人諷致宏覲其稍寬已也致宏自度無一可以為己病者畧不厝意治豪橫益急卒不以是少改其度其去之日如始至也由是觀之以歲寒名堂其誰曰不宜致宏九江人文莊英公之裔孫讀書作文頗有致思竹山之政大抵以此緣飾非文俗吏所能辦也彼邑之人其冀除其堂封殖其樹以無忘賢令之德附韓宣子故事云

修房州大成殿記

國家自崇寧間大興學校凡孔子之廟在郡縣者莫不修飾以稱上命中更多故於稽古禮文之事少闕則又例皆傾圮毀折而不加繕營房舊有學在州城之南西偏建炎三年某月孔子廟屋壞幾毀神位太守王公凜然乃命都監趙侯更作新廟侯乃相地於州池之東中高而外下可壞之以水有類宮之制遂面勢而改築為以某月日告成公命故吏張某記之曰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相傳一道所以濟天下而澤後世者不可



優劣論也然自三代以還由華夏至於海隅像而事之  
廟而食之者惟孔子而已豈孔子之道有過於堯舜禹  
湯文武哉大抵有堯舜禹湯文武之位而行孔子之道  
易處孔子之位而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難方周之衰  
王綱解紐君臣父子之道不絕如綫孔子於此方且奔  
走於宋衛齊鄭之郊皇皇然既以是而語人又以是而  
立教雖畏匡厄陳受辱陽虎見譏武叔而不悔也推本  
聖人之意豈有他哉懼夫斯道之墜人倫之變後世有  
粟而不得食之也晚歸自衛曰魯史記而作春秋以成  
一王之法誅趙盾於討賊而君臣之義愈嚴責許止以  
嘗藥而父子之恩弥篤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既闇而  
復張人倫之大既替而復理孔子之力也譬猶洪水方  
割而禹導川澮黎民阻飢而稷教播種惟昏墊而後知  
禹之勤惟艱食而後知稷之力不然冥亦勤其官而水  
死者也而後世不稱冥而稱禹厲山氏之子柱亦為稷  
者也而後世不稱柱而稱稷然則生民之奉不于堯舜



禹湯文武而于孔子者其以是耶生乎孔子之前者固有人矣生乎孔子之後者亦有人矣如虞仲夷逸長沮桀溺接輿之徒方且被髮而狎狂耦耕以自養隱居以玩世數子者其才未必不足以行孔子之道其志未必不足以明孔子之教而皆愬然無意於生民向非孔子者出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已失其傳又倫之大莫與興理者矣然則孔子之祀所以跨三代而獨光際海隅而成事者豈不宜哉然當莽極亂之時人方廢俎豆而事軍旅而小夫之論者方且以孔子之道為不亟於救亂否者則又自放于山林之間莫肯以齊世導民為意皆得罪於聖人者也而王公區區於此時獨能新孔子之祀以示民有足大者昔孔子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使世之為士者苟人人能以孔子之所用心者推以濟世導民則救亂之術有急於此者乎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彼小人而至於難使則其亂有不可勝言者若其易使顧有犯上而作亂者耶余既



美王公之舉事得化民之本也而又嘉趙侯之肅給能  
輔太守以成行化之基也故樂書其事而推明孔子之  
道所以急於救亂者如此

繼思堂記

紹興八年春謀成都帥朝議難其人於是輟兵部侍郎  
直學士院晉陵胡公以為樞密直學士成都府路置安  
撫大使公亂以母老疏再三上不報朝廷乃為秀州增  
置通判軍州事一員以公弟右通直郎彥國危其職俾

奉其親宮下以慰公未諗之意士林懼之成美居官之  
明年贖郎少間顧舍次湫隘卑庳殆不稱蓬貳之居因  
以其狀上外計得錢三十萬度聽事之南隙地作室五  
楹闢其東為吏舍其西以待緡錢之隸於我者即其中  
為退公思政之所既成回顧念而言曰在治平丙午我  
先祖魏國文恭公居六府六年矣上章乞還印綬乃拜  
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仍以先祖少師公簽書秀州節度  
判官廳公事以寵其行距今蓋七十三年而彥國用仲



兄故復踵前武又今之治所即前日節度判官之廳事也考國不佞無以似其前人而亦承天子之渥命其何以堪之乃勝。櫓曰繼思庶幾朝夕續其緒業家訓是承恪其位著國恩是報且使來者有觀焉是歲秋八月會予僑寓是邦因請記其事予嘗細繹舊史知胡氏之世次班住蓋自文恭公始大其門於仁宗時由翰林學士本兵柄其後修簡公佐神宗復自中執法魚浴殿而丞尚書蓋再世柄大政而今魚翰林學士尚書公與成公密學公皆嗣為名命則凡掌內外制詔者通四世為故世言衣冠文物之盛者必首胡氏雖少師公位不配德晚亦官為列卿監帥大藩未為不過也知成美所謂能守其業者且又將光顯矣予嘉其七八十年之間祖與係相繼蒙國恩厚如出一跡庶幾所謂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故為之書紹興九年八月某甲子記

御書記



紹興十年某月某日皇帝御宸翰書中庸以賜臣某筆  
畫之妙度越崔蔡鍾王之前臣某謝固陋不足以辱大  
賜既乃勤之堅石將以示天下垂久遠謹再拜稽首而  
言曰竊惟自宣和末天不靖民章輔禍亂使戎狄薦食  
上國至於今夏猶未弭一星終矣朝廷之事捨整軍經  
武之外固宜未暇進也而主上方儲神穆清留好經術  
間御逆英閣見講讀臣探賸帝王之道聖學日濟深造  
自得非羣臣可望清光而昧者不知是為今日之所先  
務甚哉道之難明也臣某以謂帝王之道甚大以備文  
武之用時措之宜而已譬猶元氣包括宇宙或為震耀  
殺戮或為生殖長育顧豈二事哉則知張弛之用本同  
威懷之致非異亦猶是也臣某嘗觀皇矣之詩序文王  
征伐四國徒曰無然畔援敵愾與夫不大散邑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如此而已則文武之道果為乎分至於宣  
王中興詩歌常武序言有常德以立武事則既有間矣  
逮至後世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文武之事至不可同日



而議故雖如叔孫通之賢謂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  
治之而史臣之稱光武亦以講藝論道在投戈息馬之  
後必若所言則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特為虛語臣某  
每歎息於斯而詩人之意深遠矣今中庸一篇始言性  
命之理而以無殺臭終之其間制世御俗之道蓋無偏  
廢而不舉者然則主上之所以賜臣某豈徒然哉願臣  
某學術膚淺曷足以推明聖意而奉承之然衆不可蓋  
蓋將有傑異之佐為時而出協符上德治具益張中興  
之功待是而畢臣某輩幸卒蒙全活之恩賜骸骨歸畎  
畝殘年餘日尚庶幾及見之臣某不勝昧死謹記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二

宋張嶠撰

記

觀音記

傳言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古之所以弭水旱者如此及後世佛法入中國以大慈悲閔仁一切凡衆生之罹病疾苦惱者莫不賴以振除濟渡則如歲之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



雨暘不若嚴像設而禱祠之固其宜也而觀音大士寂  
有緣於閻浮提人凡有所祈無不嚮答夫水旱豐凶將  
司於神耶或者佛菩薩亦司之耶吾不得而知也要之  
發於此而應於彼皆不出自心現量夫心之所感豈特  
水旱祈禱之間凡出世間一切有無善惡等法因果報  
應孰非自心現量哉觀音大士以聞薰聞修啟悟世間  
始以音聞流入三摩地得寂滅樂超出諸相復以無作  
妙力示三十二應入國土中以至析鄰虛塵剎無不隨  
類現前為說法要皆從無住本建立一切若能了此是  
真見觀世音大士而知感應之所自矣如是則雖無塔  
廟巍然望之若蔭廣廈雖無像設仰而瞻之若臨父師  
雖然如是器世間法豈可或廢不然則又何以警惰慢  
而伏隳戾生未能忘相者之信心哉秀州某寺舊有觀  
音像殿宇卑庳不稱嚴事紹興某年某月境內雨暘小  
不時慮害歲功邦人士庶竭誠以禱既而獲應歲以有  
年道俗依向信心益堅於是其徒因歲之既定也與人



心之易化也乃募施者度為殿宇橫幾楹縱幾架塑大士像於其中土木彫鏤梵相尊嚴供具妙好為一方佛寺之冠其既成也僧用昭再三謂於予願以文字為檀波羅密記作殿始末不得而終拒之是殿實鳩工於某歲於某歲始成其初發心募士者自僧用昭始輔而成之者曰僧志筠

王氏重建環勝閣記

予家石埭異時有東後取道丹山經桃花潭愛其山川

清遠常移日留不忍去意必有隱君子作為臺觀收羅雅致以供寓目訪諸耆老咸云去此跬步問公之華宗子明有閣曰環勝特為雄麗子明不祿閣燼寇火其子欽中因舊規撫礎甃不易輸奐逾前日與賢雅倘徉其間予方之官武林不暇謁之粵三年季舅以書來道欽中意欲誌其再事營葺之由予承涓陽命且欽中宗人也義不當辭謹為之言曰天下之尤物足以移人又不如為物尤亦足以移物一拳之石一泓之泉尚能膏肓長



往况環羣峰注大川竒態偉狀朝暝夕覽知景象之為  
勝而不知所以自克者多矣此移於物故也若夫申伯  
挹喬崧之靈燕公得江山之助登崆峒探禹穴以資史  
毫浮沅湘游雲夢以賦騷雅是皆移天下之尤物而聚  
於胷中其大足以自表著以勲業顯于時其次發為文  
章歌詩以光簡策如行義操守則顏氏之克己此非特  
不為物移而自勝莫大于是欽中賢者能飭子弟為彬  
彬雅士予敢不以此告之如其溪山之勝備見于吳永  
州之舊記茲不重陳紹興十有六年二月二十有一日  
記

處州龍泉西山集福教院佛經藏記

佛之道其妙至于不容言說而世俗之所知者不過於  
誘人以行善遠罪而已是亦可以佐教化於天下雖其  
威儀禮法不與華同非儒者之所與然猶未有甚害也  
為其徒者能奉其師之教則其服用必薄以惡其動作  
必勞以勤持其戒律必獨居而若有所畏其資身之物



必乞匄取足而無餘儲是以凡齊民之去為浮屠者自  
非天資刻若而淡薄自甘者未有棄父母捐妻子而樂  
為之者也逮近世佛之教日以弊於是其徒狡為者始  
誣其師而倡為天堂地獄之說以誘脅世俗乃大其屋  
廬美其飲食豐其器用衆其給使不耕而食不織而衣  
無力役之勞朝夕而遨嬉於是蠹財用傷教化而齊民  
始病矣是以儒者至欲入其火其廬者有以也此院  
之建始於唐某年是歲盜發浙東郡邑率被害而茲邑  
獨免於是邑人始創為佛祠距大宋之宣和二年蓋若  
干歲矣方臘又寇浙東處州六邑而五邑被兵茲邑又  
獨無事方寇之盛也主僧某人率邑人誦觀音大士名  
號冀以免於難寇退因諷邑人以為為善之報遂相與  
施錢而新之凡為屋若干間而宏侈於其舊既又儲大  
木數千章將為經藏會建炎初連有寇攘不果作紹興  
十四年始鳩工而為之落成於明年之秋凡用錢若干  
土木之崇高像設之彫鏤經帙之整潔遂甲於境內為



淮海人周靈運嘗往來是邑見其興作始末因為其僧  
屬余為記余以為茲院之始建與再新之由皆以免於  
盜賊之虞邑人覩為善之利而為之及近歲隣邑之罹  
於兵火者蓋犬牙相入而獨茲邑又無恙豈真獲為善  
之報耶將觀音大士之陰相之也審如此則天下之遭  
兵禍者十八九豈皆不如茲邑之力於為善耶菩薩大  
士之無心於世間豈獨私於是邑哉是二者求其說而  
不可得亦姑勉於為善斯已矣彼其父兄既以數脫於

難自喜而益勵則為之子若孫者慕前人而虞後患將  
敢怠而廢乎是使邑人之趨於善無已也是亦可以佐  
教化於天下初僧某再新是院先得某人兄弟以為之  
率經藏之役則某人之妻某氏實為檀越之首云年月

日記

襄陽府重修州學記

襄陽自兵火廢亂邑屋蕩為地畝之園重以吏治不良  
民俗蠹壞禮義科旨之事不復聞耳矣紹興十二年九



月詔書下諸郡修學宮於是權知府事淮安蔡南公念  
茲邦學校久廢即歛以承命因學故基以是某月某甲  
子庀徒興作於某月某甲子告成為屋若干楹凡學之  
所宜有畢具中為殿以奉先聖太十哲繪從祀之賢於兩  
廡下屋皆因俗以竹為瓦獨殿宇土木雄傑視承平所  
為無甚愧殿先聖之居不敢視陋也材物用度一皆省  
嗇諸用而取其餘又會歲饑餼民之無食業者厚其直  
而用其力故自始至終人不知有役事為學成以其役  
之餘營廩稍以食學者既乃以圖上於朝請復教授員  
有詔許之遂以書走嘉禾屬余為記按襄陽屬荆豫之  
地在漢隸南陽郡其人物之美處士之節見於傳記者  
甚衆而又嘗為羊叔子杜元凱經緯其民風流猶未泯  
也且承本朝累聖之德薰陶仁義之統其民俗之善固  
宜中更兵火盜賊之厄向時遺風餘烈耗矣悲夫後生  
所見非兵戈殺伐之業則奪攘背誕之事也今復風之  
以學校習之以禮遜春秋時祀使州閭子弟得覩俎豆



之盛識鄉飲之儀固可使父老感激而出涕暴戾愧悔而遷善矣今又拔取州之秀民羣聚而教之擇其德苗可屬衆者為表率使之出則修之學入則修之家鄰里親戚希冀慕仰則雖有暴桀子弟猶將變而之善也或以為江漢之民久不率一旦駟而從教其難乎是將不然昔潁川之民趙廣漢治之則尚吾許韓延壽治之則興禮遜夫彼豈有異民哉猶之水與顧所以導之何如耳如茲固無疑也余少入郡庠中遭喪亂去鄉里往時

遊射處尚皆識之今侵尋老矣他日歸從衆賓之後觀鄉射之禮於學退而詢於閭井必有岿然興道而遷義者則其風化之所自可以考而知也南公其先洛陽人故叅知政事文忠公之姪曾孫遷居淮安今再世矣昔常往來襄漢間習熟其士大夫視之不異鄉里初以京西轉運判官推知府事至則惠卹其民不忍以法繩之二年而後去者歸居者樂於是朝廷采其治狀於某年某月詔以為直祕閣且正方面之任焉夫為吏一用恩



信不尚苛察固善矣而又能慕古教化以接邦人於道是其可稱也南公既與予遊舊且為鄉里載述盛事義不得辭紹興十四年六月初四日記

雜著

救弊

嗚呼先聖賢人之能以道詔天下者非言莫載言之所以傳後世者非經傳簡策莫考後世之人自天子而達於庶士欲以求聖賢之道而措於天中之理者非學莫能入學之不可以已矣魯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為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曰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至二十三年景王崩子朝爭立召氏毛氏奉子朝以逐王猛成周大亂終於悼王失位而崩敬王奔走不能保其社稷諸侯助之僅以復位王室之亂者十有八年昭公二十九年其書曰原伯魯之子者杜預以



謂終不說學蓋先儒深疾之意也夫天下之亂風俗之壞未始不由於君子不能正身以儀下而反淪胥以敗者也故下之人倡為是說而大人不能正既見已之不學而亦能在高位也又見當時之人不學者衆而措之於治未有覆亡顛隕之禍也故以為無學不害反是其語而以身徇之其所以致大亂者職此之由也夫不學而致亂者猶之可耳既以不學而致亂亂而滋以學為非者其患又甚焉若不救其弊而拯其溺則後將為鬼

為域不可復振矣本朝之所以致敗亂者固不一塗要之法度亂而綱紀廢人才蔑而聖言亡皆不學之過也世之愚夫愚婦徒見興學校三十年服儒衣冠者滿天下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執事之列皆由此塗出以為儒者之盛古未有也而終於裔夷亂華海宇震蕩民人塗炭故循其外而責之曰是儒者之禍天下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億兆之人莫不謂然次及朝廷之公卿大臣已既不學而不知先賢入之道真可以已亂而致



治如蓀而獲如蠶而績之可必也初不能以是折天下之言而反比於愚夫愚婦閭閻里巷之說而遽以口承之亦曰亂天下者吾儒也痛哉夫所謂儒者學先聖之道明諸子百家之言達古今理亂成敗之事措之於治則君昏能正之國亂能理之四夷不服能賓之風俗敗壞能美之節義不修能立之軍旅不振能激之夫是之謂儒不知前日之大臣號為儒者能如是而致亂乎將不能而致亂乎其曰不能而致亂則是所用非儒也用

非儒而致亂而儒反得罪則是饑食烏啄而致病反屏稻粱而不御也不亦惑甚矣乎嗚呼本朝自三十年來未嘗有儒而用之也其羣萃而養之者率不學之人爾人各占一經苟能通王氏說則足以取科第甚者於王氏說亦不能通徒剽賊入語苟能為所謂大義者亦足以升名於禮部此曹一旦入仕其狡焉者則急日月犯風雨以數千公卿之門冒沒諂諛以取顯美其碌碌者則沉州縣以簿書期會為急其於聖人大中致理之道



古今成敗之務未嘗聞於耳而著於心也何者所以養之非其道也自朝廷號為以經術取士以來人皆高談陰陽性命之說以誑惑聾瞽而不知聖人之術乃所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而徒事空言以為大夫何切於事理哉夫古之能明經術者莫若漢儒如賈生之明治體晁錯之通術數公孫宏以儒雅輔治雋不疑以春秋拒姦司馬遷修史記以正褒貶劉子政推災異以闢王氏類皆有益於世者豈若後代徒事空言者哉學如數子

可謂無媿矣措之於天下國家可以致治平必矣審如此則聖人之道與夫後之學為是者果何負於天下哉而罪之也今夫經傳子史百家之言無非仁義禮智信之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善惡成敗禍福治亂之迹可以勸戒後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於漢唐之世所以為治不過於此今若舍是而不學以謂不足已亂而致治而曰我惟軍旅戰鬪之為務是專欲以力服天下也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七十餘戰



皆勝而卒死東城設能如是猶不足以致治况又不能  
不亦可笑矣乎或曰今茲上之人未必不說學而罪儒  
特以兵革未息故先其所急也嗚呼是聖人之道無益  
戰陳軍旅之事耶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與夫夾  
谷之會武子之臺所以折齊侯不得施無禮於魯却費  
人不得致難於君者為何如哉傳曰禮樂慈愛戰所畜  
也又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夫所謂  
禮樂慈愛之事不既具於聖人之經乎晉文公之教其  
民必示之義示之禮示之信而後為可用則所謂義信  
與禮不既具於聖人之典籍乎不特惟是自古名卿才  
大夫所以經緯其國折敵人之衝整軍而經武者與夫  
良將壯士之所以殺敵致果保大定功者不既具於歷  
代國史與夫諸子百家之說者乎若此之類皆非不學  
者之所能究也今人之言曰我惟兵書之知今之所謂  
兵書者不過七書耳而不知自六經已降及百家諸子  
之說其言戰陳軍旅之事也悉矣何獨七書云乎哉為



是語者是又不通之過也余大懼不學非儒之說僂漫於天下使後生之士久而無以取正是以敢私論著之以告於知者以號於天下以徹於上人之聽庶無蹈周原伯魯之禍

讀管子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龜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蓋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貸宥作侑况作况釋作澤此類甚衆大臣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乎管仲為兄曰澤命不俞而注乃以為澤思之命甚陋不可偏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為之注者復謬於訓詁益使後人疑誤不能究知世傳房



元齡所注恐非是予求管子書以矣紹興己未乃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究知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訓詁頗為是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署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間奧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業焉

證辨騷

劉勰作辨騷以謂班固謂屈原為露才揚己怨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縣圃非經義所載予以左氏參校離騷經及天問羿澆二姚事與左氏不合者及讀班固離騷傳序謂孝武博覽古今淮南王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垢之外曠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二姚有娥佚女皆以所識有增損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以為之解自此以



上固皆統論淮南王安叙離騷傳有與經義不合者爾  
非謂屈原也兼亦無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之文而魏  
考不精遂謂班孟堅謂屈平離騷不合左氏則其失也  
不待辨而可了矣或曰今王逸所注皆引左氏以釋離  
騷曷為無向之不合者蓋淮南作傳之時皆以所識有  
所增損所以廣異聞也如汲冢竹書紀年之類爾後人  
以其與左氏乖刺遂削去之所以不見於世也惜哉

讀淮南子

淮南子文甚類荀子而引義推類則新序說苑之流其  
間事實可用者甚衆晉魏以後諸人頗來取之藉使不  
合於經猶當廣異聞也竊獨悲八公者深博識事如此  
而不能脫王安於禍豈不能用其言耶將斯路之信艱  
不可以智免也韓文有曰髮櫛而苗媯之蓋出於此然  
媯作耨乃傳寫之誤當以韓文為正亂來余求是書十  
五年至壬戌冬從蘓仁仲借得之始獲抄覽余憫古書  
未見售於今之人未有鏤印者恐其散佚不全乃別加



裝襜而歸之

資純二州

種子端為余言資純二州產巴豆其樹合抱每秋後子實因風隕落溪谷者無數浸漬泉溜入於資水水傍之人飲之者多癘瘧之疾死者甚衆昔後漢胡廣本南陽菊潭人壽八十餘蓋菊潭之側山菊叢生其潭水得菊之滋液臭味飲之者往往老壽至於菊潭之人老者皆八九十歲夫資純二州之民以其處資水之下而疾病夭折南陽之民以其處菊潭之下而繁祉壽考嗚呼人之居世能審處其下流則善矣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三

雜著

書帖為戒

朱文公熹晚年書帖以為戒云年來多病每因飲食過度所致近覺肉食太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旦為始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羹不得更設肉飭如是菜熟水下飯即肉飯不得用大堞只用菜堞晚食尤須減少一則寬

宋 張嶠 撰



胃養氣二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  
一切宜深體此意觀此可以得古人治生之法矣

寄謙上人

予往年在臨安譙師自徑山相訪對榻數夜老婆心甚  
切而予略無入處後二年屏居魏塘一日忽若醉醒睡  
者覺從來活計一無增減但自笑而已數日始知自我  
流出者如人擊鼓棒棒有聲自外來者如水投石一點  
不入異日作頌寄謙他日若見老杲便當攔耳與拳且  
圖風恬海靜不敢更狐媚人家男女謙師可語同道今  
後更不得說聞見如解鈍置他人若人問我從生來便  
會作此語耶則對曰唯老漢罪過

禪頌

往年杲老示以狗子話且云不得作一切妄想會不會  
即且置僕始聞之如蚊子上鉄牛也後三年餘始領解  
方知一切語言之來感吾意却如蚊子上鉄牛也因有  
一偈連辱超然見索遂筆之當時老師號令曉到不管



夜行如今都城漏逗髑髀冷笑三聲

讀梅聖俞詩

聖俞以詩鳴本朝歐陽永叔尤推尊之余讀之數過不敢妄肆譏評至反覆味之然後始判然於胸中不疑聖俞詩長於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餘然其淡而少味令人無一唱三歎之意盖有愧古人矣至於五言律詩特精其句法步驟真有大歷諸公之騷雅云

圖風卦八卦納甲

天有五陰五陽為十幹乾坤父母也為六子之始終故乾納甲壬坤納乙癸六子震巽坎離艮兌也分任父母之事故震巽納庚辛坎離納戊己艮兌納丙丁各掌其一以致其用

乾 甲壬 艮丙 兌丁 坎戊 離己 震庚 巽辛 坤乙 癸

六子分支

地有六柔六剛為十二支乾坤無為六子致用故震統子午巽統丑未坎統寅申離統卯酉艮統辰戌兌統巳



亥然錯綜運行而變化生焉

申酉戌亥  
未子

午丑  
巳辰卯寅

納音分支生六十甲子納音

五行激而有五音為宮商角徵羽宮土也商金也角木也徵火也羽水也在數以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五與十為土數居中萬物皆自此而生故宮商為四聲之剛十二律呂之所本也先以六子所統之干納於中處之以五與十為土然後左右前後別其四者以一六二七為左三八四九為右而水火木金於是乎備於六十甲子之中於此可以見乾坤之無為而六子之致用也

一丙 子午

六丁 丑未

一甲 寅申

六乙 卯酉

一壬 辰戌

六癸 巳亥

七戊

二己

七丙

二丁

七甲

二乙



震巽  
納音五庚

十辛

坎離  
納音五戊

十己

艮兌  
納音五丙

十丁

三壬 八癸

三庚 八辛

三戊 八己

九甲 四乙

九壬 四癸

九庚 四辛

傳贊

重述陵陽子明傳讚

昔之稱謂配名字者必以氏有以官者如司馬中行有以國者如邢茅毛祭有以所居者如東門東里之類後

世則一以其族陵陽子明其亦以所居為氏者乎陵陽

籍屬時歷春秋或楚或吳嬴秦改宰隸於宛陵西漢因

之東漢則以隸丹陽晉則以隸宣城晉人避杜后諱易

為廣陽宋氏以降縣遂廢治陵陽實山名也初縣之得

名因此山而山之名因子明顯故歷世史家治地理釋

者皆引子明以證焉李唐天寶間明皇喜神仙道家之

事訪海內名山福地郡上其事於朝而僊壇始以宮創

夫世數既遠碑碣無存田父訣儒傳聞失實故舊以子



明為吳人或以為晉人非也子明終始之跡固已詳於列仙傳矣道書之藏有陵陽子明經母慮數千言大抵皆養氣修真之語西都一時文豪如司馬長卿嘗攬撫其事以賦大人之辭應劭輩復引之以釋列缺倒景之語而曰吳人晉人何其遼邈也質之廣韻注與夫九域志其姓氏之與為邑宰而廟祠者皆契今聞始子明生於沛國之鉅鄉自少好服六氣之精春食朝霞朝霞日初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取四時與天地玄黃之氣呼吸吐納以鍊至和嘗曰吾聞陵陽乃丹邱子成仙之地故求為之宰清談終日縣務自理雅好棲息巖竇故邑人謂也竇令君常漁釣於涎溪策竹為馬浮游水中踞磻石忽獲白魚鱗鬣異常就手即斃剖之得方書教其服食之法子明曰嘻吾事濟矣遂登山依崖穴石為爐竈之具嘗登黃山採五石脂以益烹煉五石者蓋丹砂雄黃礬石磁石曾青抱朴子言也詳矣三年丹成七粒為服既而節值中元唳鶴回翔白



龍就馭子明遂飛騰霄漢間矣邑人駭惋至今歲以是日而醮祠焉初子明既至陵陽家人僕妾一無與行至夜常跨竹馬歸旦而復在廳事人初無知者其妻費氏早與二女皆嗜丹喜笙簧子明丹成既服餘刀圭以與之費因弄簫音而感白鳳駕而騰雲二女得丹亦化二鳧隨父以為青童之侍子明諱伯玉其弟子安諱伯樂與兄同志常遠游獨好四明山亦得仙人長年之術子明知子安欲來化為黃鶴以邀之遇於中塗頃之子安

駕白鶴而東歸子明駕白龍而西返其居人遞聞空中有絃歌之聲因名其地曰各道名其鄉曰望仙曰絃歌舊博載唐人詩有曰白龍已謝陵陽去黃鶴時來喚子安蓋記其實也魚腹之文大要五字至今黃冠者猶能傳其刻畫畧如符篆而世俗不能曉方輿志云子明所得書乃鍊丹服餌之術也子明仙去於今幾千百年矣丹臺藥竈猶有存者歲時村落之人夜矚山谷間五色光瑩或聚或散或者以為丹之餘輝也臺竈之下數百



步鑄石出泉甘冷非衆水比而水旱不溢不涸郭璞遊  
仙詩云陵陽挹丹溜蓋謂是也山之下有黃鶴池白鶴  
墩棲鶴林而子明得魚之處堯然有石出於水中其立  
馬坐釣之跡宛若猶在也陵陽黃山相距不踰兩舍傳  
者皆得其實獨誤其時茲故辨之且為讚曰薜英朝華  
蜉蝣夕殞百年人壽歛若一瞬蛾眉伐性醪醴腐腸紫  
清瓊郁金飯玉漿陵山之陽子明游息六氣呼吸五指  
服食石竈金丹術全九還白魚薦方黃鶴為驂功成三

年造化七粒龍驤瑤轡馭登天日上朝玉帝觀化元元  
崑崙酬觴洪崖拍肩仰躋倒景俯瞰列缺鳳簫一弄鳧  
童雙接四明其來絃歌空中龍鶴各返丹霞曉風若木  
兔輪蟠桃烏翼昏明代謝自為今旨紫煙成岐青雲可  
梯何當脫纓攝衣從之

彌陀佛贊

某從妹嫁為左朝奉大夫新除南外都水城郭敏修妻  
凡十年紹興己未七月乙巳暴病一日卒敏修痛之甚



凡亡妹平生受用物皆不忍復見悉斥賣作佛事用其  
餘繪彌陀像事之是年冬某蒙恩召為司勳員外郎相  
見哭之如其始死請為彌陀贊且言亡妹往在忠州時  
夢人教之誦彌陀號既覺誦滿十萬聲至卒時西向而  
逝似前境有大因緣者某以為此信足異矣然猶未離  
於名相方域之間必見諸相非相然後真與彌陀契也  
乃破涕而為之贊曰人世幻化石火電光水泡樹影刹  
那則亡衆生妄見以是為實境皆愛心悲憂全集有大  
導師閔仁一世繪而事之在色聲外能如是知罪福皆  
假以此薦亡是貞薦者

贊佛

以形色而見如來則是行邪道舍具足而修阿耨則成  
落斷空固知法身雖遍於無方而真體不拘於有相如  
彼太空之月遇水現形又若虛谷之聲隨響有答所以  
體真實而不離於幻化常清淨而不外於根塵作舉世  
之津梁為衆生之調御祇園給樹說五千四十八卷之



秘文無量僧祇植八百四十萬億之諸佛論福慧則為  
兩足在天人則號獨尊是以帝釋梵王率皆敬禮修羅  
外道莫不皈依尊羣迷如暗室之燈光和有情若嬰兒  
之父母三塗趣聞聖號而免沉淪火宅函生聽金言  
而除熱惱無邊利益不可稱量譬如天地之高深諒如  
藻繪之徘徊今者恪修淨供虔布齋筵嚴像設以如存  
仰真乘之來格作證明於是夜滅罪障於多生願降慈  
雲來臨法座

疏

乾龍節開啟疏

電繞璿樞方啟千齡之運觴酬金母尚為八駿之遊星  
紀一終邊塵萬里撫昌期而屆候罄夷夏以傾心屬華  
戎修好之時有輦轂來歸之約爰因誕節式叩空王預  
周約於月莫用嚴修於貝葉孝慈淵聖皇帝伏願壽齊  
箕翼福等岡陵誦言敢效於封人御駕佇觀於養卒鵲  
鴿在念既寬九陞之憂嵩嶽呼聲更獻萬年之祝



初流虹於華渚瑞紀昌期久馭駿於瑤池心傾率土預  
周莫月虔叩琳宮咸懷向日之誠恭致後天之祝伏願  
南箕等壽北躋回鑿八千歲上古之椿未如洪筭五十  
里吉行之駕佇見遄歸  
天開鳥降之祥適逢瑞節地駐雞鳴之蹕將返征車有  
三千同德之臣獻億萬斯年之祝恭依真館覬集洪休  
伏願福等岡陵壽齊箕翼聞三呼於嵩嶽有慶一人回  
八駿於瑤池重懽二聖

蒲散疏

光流少昊之虹方占華渚遠騁穆王之駿尚晏瑤池誕  
時當薰奏之辰率土起葵傾之念預用莫月嘗叩琳宮  
覬回上帝之衷恭獻後天之祝孝慈淵聖皇帝陛下伏  
願南箕等壽北躋回鑿方和戎收五利之初佇返國見  
六飛之至鯨鐘鳴而法駕動即日言旋領雞解而天顏  
怡宏休對越

星虹樞電方昭上聖之符月窟龍堆俄有遐方之狩久



卷三十三  
駐雞鳴之蹕未還馭御之遊薰風式際於誕時嵩嶽敢  
忘於獻祝孝慈淵聖皇帝伏願金仙介福玉冊延休壽  
綿箕翼之長躬謝邊塵之五十里吉行之駕佇見遍歸  
億萬年滋至之休茂當駢集

電繞璇樞初紀壽邱之瑞心非黃屋久遙汾水之游罄  
列職以投誠恭後天而獻祝仰祈真宰誕錫龐休伏願  
馭返瑤池數增神筴嘉彼襄城之衆亟問迷津更同嵩  
嶽之呼永延洪算

繞電流虹瑞啟正陽之月清塵灑道久征行狩之車節  
紀絲囊文抽縹笈祈休祥之川至副臣子之葵傾伏願  
神輔清躬數回厄運和戎而得五利時將導駕之歸後  
天而調三光歲上奉觴之壽

天寧節疏

華星表瑞肇開出震之符陽月維盈爰紀生商之慶乾  
坤薦祉夷夏交懽恭惟皇帝陛下道貫羲黃功高堯禹  
以神靈狗齊之性而接千載之統以聰明睿知之畧而



承累世之休復燕雲之故疆昆夷駢矣紹熙豐之遠績  
庶事康哉世已格於泰和民咸躋於仁壽際天所覆畢  
效高呼薄海以還舉深封祝伏願皇圖鞏固化日舒長  
錫萬壽於無疆高侔箕翼申卜年於有永遠邁姬周  
赤電華星肇啓誕彌之月伽音貝葉爰修淨妙之因冀  
憑西土之法緣仰祝南山之壽考恭惟皇帝陛下躬行  
堯道身服禹勤德逮黎元仁均動植無一夫之失所得  
四海之懽心時和年豐民俗康而頌聲作文昭武烈功  
德盛而王業崇幸逢令節之甫臨敢罄封人之善祝伏  
願慈雲廣蔭覺海增瀾億萬斯年遠超逾於小劫垂拱  
而治永臨御於大千

熊羆協夢爰開震夙之期星電効祥誕啓光華之旦虔  
趨邃館大闡真科罄精禱於叢霄祝皇期於億載伏願  
上天睠祐列聖儲休翠華邁返於咸京睿算高侔於南  
極問安視膳仰寬仁聖之恩就日望雲下慰生靈之願  
帝乙生商光開令節日符祚漢肇啓昌辰敢同率土之



情咸致後天之祝躬趨淨宇仰叩覺皇庶憑西土之法  
緣式介南山之遐奠伏願太上皇帝陛下如天地之覆  
幬悠久無疆若日月之照臨終古不息法駕遙歸於鳳  
闕含生再覩於龍顏仰寬睿聖之孝思下慰黔黎之至  
願雖暫逢屯否終違美里之憂然旋見昇平永享祇宮  
之樂

齋僧疏

某聞作大緣事然後獲大福田顧今世之嚴顯富貴者  
皆前世之致福德者也是知人處世間福為最勝某自  
受業及遊歷諸方受檀越信施多矣今老且耄無以奉  
報輒發誠心欲齋僧百萬仍與衆談不二法門為遠邇  
信士廣殖福緣而院門彫弊難以自辨須仗衆力今者  
欲於本院安三百衆及接待旦過雲遊之士齋糧以日  
計約費若干四方檀信或獨管旬月或共辦一時以至  
齋百人千人萬人各隨意施財共成茲事具疏陳列如  
右伏以兒童壘塔尚獲勝緣貧女施油終成妙果况設



伊蒲之盛饌齋億萬之緇流考鼓撞鐘廣集四方之雲  
水揚眉豎拂大宣六代之宗風談不二法門演第一義  
諦豈但為住相之福蓋將窮覺海之源願起既向心各  
生決定信但生喜捨定不唐捐謹疏

靈感觀音處還願齋僧

災厄疾痛每併極於一身壽祉康寧嘗乞靈於大士果  
蒙悲憫稍獲痊平謹消時日之良緬修蒲塞之供伏願  
觀音菩薩念平生之艱苦終大賜於孱微少分盈眦之  
福緣使畢過駒之餘日仰惟大覺俯鑒愚衷

紹興戊午終制功德疏

易月之制雖遙旒宸彌深於舜孝遏音之期甫訖臣民  
益慕於堯仁爰遵漢詔之嚴誕闡佛乘之事伏願乘白  
雲而起昇帝所俯庇含生隨諸佛而上下人間默扶興  
運皇帝陛下伏願天人助其信順遄臻偃伯之期孝悌  
格於神明永邁卜年之遠下均寰宇同底壽康

率眾修英濟廟疏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絜粢豐盛欲奉神靈之祀上棟下宇必嚴廟貌之觀况  
庭除廊廡之綿延多風雨鳥鼠之侵損今忌苴補久必  
廢頽事須籍於孔方兄同輸衆力諾可煩於毛錐子用  
著芳銜

祭孤魂疏

不祀非族固吾儒之設教無穢虛士亦左氏之假言故  
羸牛釁鐘尚有不忍之意儒子入井咸興欲救之心矧  
此孤魂亦云其類偶遇沉淪之苦水無出離之期苟存  
惻隱之心咸有悲憐之意遂興言於極救乃誕啓於齋  
筵伏願三世佛乘四方地主憫茲滯魄墮彼幽塗使伏  
慈航咸登覺岸功施既往沉魂盡脫於重泉利及方來  
行容莫逢於橫死恭惟三寶同為證明

又召請落水投岸孤魂

惟爾孤魂之衆莫非編戶之良或本土之齊民或遠方  
之羈旅咸因逐利由此畏塗但知出無入有以趨什百  
之羸不虞航壑梯山而有覆墜之患顧此驚湍洶湧絕



壁崢嶸蛟螭伺便於塘坳鬼魅擠人於阻阨操舟一誤  
斯淪不測之淵錯足微乖已墜千尋之險既遭橫死豈  
得超昇有家而千里難歸無路而三塗可出寥寥長夜  
時聞故鬼之號渺渺煙波可料沉淪之恨雖曰閔餘而  
替代詎知此理之有無假使新舊之相更亦是輪回之  
甚苦若匪大興於佛果豈能博濟於沉寃顧我與汝等  
生非骨肉之親又非鄉閭之舊獨悲爾衆致死非辜逆  
思極救之方必仗佛乘之力乃消淨夜建此齋筵宣大  
藏之秘言具香羞之盛饌宜憑勝果連離幽陰發希有  
之心斷多生之業同升淨土共禮慈容有生勿忌於脩  
心圖報不煩於結草咸聞召請當速來臻

追薦亡姊夫王性之亡姊疏

行善而禍報施之理難憑始泰而屯因果之由莫測惟  
伏火空之道式資已逝之冤伏願聞此秘言來游法會  
悟真乘之可慕厭塵世之多虞超生清淨之方永離輪  
迴之苦願死生皆幻當同岸樹之觀而手足至親永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鷓原之痛伏惟衆聖鑒我誠心接引二靈併登覺岸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四

疏

啟建疏

宋張嶠撰

華渚流虹符式章於誕聖長江化馬運已協於興王有  
三千同德之臣獻億萬斯年之祝恭憑梵果仰讚堯仁  
皇帝陛下伏願北極齊尊南箕等壽垂拱仰平成之代  
車書混文軌之風弋戢弓韜盡復圖輿之貢天長地久



寶踰嵩嶽之呼

黃河清而聖人生式彰誕節嵩嶽呼而天子壽爰發輿  
言演琅函深祕之文當冀英預期之月皇帝陛下伏願  
蘿圖鞏固瓜瓞綿延莊椿莫計其春秋絳老難窮其甲  
子七百年已占周歷尚或過之四七除復興漢家今其  
時矣

功德疏

天佑民而作君茂臨誕節臣歸美以報上咸罄忠誠欣  
逢電繞之期願効嵩呼之獻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覆下  
舜德好生卧鼓橐弓收成功於不戰垂衣拱手臻至治  
於無為雖躬安樂誕年之資更副壽富多男之祝仰祈  
睿算躬伏法緣伏願神筭彌增瑤圖永固天皇治萬八  
千歲莫窮巧歷之文古者有七十二家佇講登封之禮  
萬世而遇大聖適撫昌期一人之慶兆民咸伸善頌猗  
蘭啟瑞嵩嶽呼聲恭惟皇帝陛下治監大清道捐細故  
武由不殺既臻偃草之期治本無為坐致垂衣之化堯



帝自膺於仁壽華封猶祝於聖人恭伏法緣仰祈膚筭  
伏願珍符闡握文軌混同無爾界而此疆咸拱北辰之  
所顧入丁而出丙常瞻南極之明

滿散疏

星游河而入昴誕應嘉祥馬渡江而化龍光傳正統拜  
惜春陵之氣竊呼嵩嶽之聲讚揚式藉於珠函開謝已  
周於奠砌今上皇帝陛下伏願壽齊箕翼化闢乾坤自  
龍蟠虎踞之都掃狼毒鴟張之寇天山掛旆將紓難於

鵲鶴洛邑測圭訖空羣於猓獮

功德疏

受命膺符天既佑於一德中興啟運帝方恢於夏家震  
夙甫臨岡陵獻頌伏願體乾之健如日之升不言而行  
四時御歷超踰於小劫執玉而期萬國撫封包舉於大  
千

生商立子始協夢於猗蘭布德兆謀今成功於祀夏載  
臨彌月祇叩仁祠式憑梵唄之虔仰祝岡陵之永伏願





原件短缺 缺4-8



天壽卑格民迪吉康卜世卜年億萬舜躬之歷數于疆  
于理并包禹跡之山川

齋文

明堂祭諸神文

天子宗祀涖於蒿宮大霈嘉澤幽顯攸同惟神之德一  
方所蒙位列祀典血食無窮肅奉昭意神其感通  
念天子既嚴祀事於石礎金櫃之宮遂霈澤以覃及幽  
顯際天所覆徧於羣神功及民彝位昭祀典者是用肅

奉明帝以格神休

蒿柱九筵君既祀之鷄竿肆赦澤大沛之幽神明人皆  
覃及之昭昭祀典神既載之肅肅王命神其格之

乾龍節祝文

月屬正陽適符興運星流華渚肇啟昌辰方令節之甫  
臨造殊庭而致祝伏願皇帝陛下景命有僕萬壽無疆  
年穀屢豐干戈載戢卜年卜世誕膺過歷之期寔明寔  
昌永保中興之祚俯同華夏咸格壽康



華星赤電久光出震之辰月竈海隅兵整祝堯之意乃躬趨於蓮宇用祇叩於佛乘伏願皇帝陛下福並岡陵壽侔箕翼垂衣而治長臨普率之山河恭已無為坐致昇平之逸樂

祝香文

寶歷彌新瑤圖益鞏東朝分壽永同泰道之亨青帝占祥早協震男之慶

召請諸神祇文

伏以五嶽為大而龜蒙實東魯之崇四瀆雖尊而沮漳乃荆楚之望固知嶽瀆為鎮於天下而山川各主其一方矧茲裔土之大荒實號微王之故國林巒峻茂固龍虵之是生巖竇幽深真神靈之所宅憑依既久廟食弗愆况有他郡之名神遠播威稜於是土作遐陬之庇賴為黎庶之依歸乃至前朝疏爵之君上古耆年之衆掌盟誓之鬼主社壝之靈土伯木夫山夔岡象凡此敷陳之數是為神物之尤冀興雲雨於片時轉災祥於俄頃



仰之如在感以潛通實為士衆之推尊不獨土人之知  
敬今茲謹有某人爰因避地獲至名山誕訪遺黎得知  
方志聞此決江之峻急與夫崖壁之崔嵬舟泛之人數  
遭覆溺繩行之衆每遇顛隕歷歲月之彌多知沉淪之  
幾萬迫此閏餘之歲共傳新故之更若無拯救之方詎  
免幽陰之苦遂興悲憫欲濟沉淪乃因時日之良建此  
齋禳之會既仗佛乘之願力亦資神祐之扶持接此有  
情咸生淨界願垂靈覽同集殊因

祈雨

陽盤隔并忽已雨更於弦望潔誠禱解未蒙赦罪於神  
明俯仰之間淵冰是蹈敢陳危懇上控元穹竊以甘井  
既昏晚禾垂槁人懷危懼溝壑可虞衆望雲霓朝夕是  
急豈下名之稔惡由長吏之非良何以致然一至於此  
籲天未應跼地靡容且吏治不度固當重責而民生不  
易罹此何辜願拯民災身當天譴如旱乾之有數敢預  
知於他邦而膏澤之所滋冀獨私於闔境儻蒙恩而宥



過願降祐於崇朝使嘉靈及今尚能有濟若良苗既死不可復還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危迫之懇罄竭於斯冒瀆天威不敢自赦

謝雨

比以旱乾既並祠於郡望迫於民欲遂謁款於神天逮竣事之三朝遽涵蒙於尺澤救民之死寬吏之辜敢消時日之良恭效蘋蘩之薦仰瞻霄極俯罄精純雖大道難名本無絕生之理既豐年高廩敢忘歸報之誠尚冀

皇慈一終大賜

祈雨告靈澤廟文

惟神利澤一方舊矣先是守土之吏嘗鋪陳休烈告於朝以求旌賁而未遂也紹興乙丑某被命典州會夏秋之間雨不時降將病農功有禱於神悉蒙嚮答遂申前請乃十一月癸酉禮部以天子之命下本州賜神之廟曰靈澤今既遣官以告於神且俾營表廟壩度為祠宇以永為邦人揭虔妥靈之地惟神侈上之賜以終庇於



一方尚饗

比者愆陽將害嘉穀吏無善政以克厭神心為沴召災職此之由以是用悼懼徧走羣望荷神之休甘澤游降秋稼勃興西成可必冀其初也神不吏之責而民是病及其終也神閔民之勤而紓吏之過是神之賜也終始奚敢不有薦也

祈雨白文

比申旱禱既獲感通油雲宓興甘霖未洽枯禾欲舉皆

井復滋願終賜之以彰慈力

祈雨文

春農力作時方賴於雨霖旱氣如焚田忽成於龜兆既種秧之未入何歲事之可期合境之人相顧失色念民生可憫宜寬擠壑之憂惟吏治不修當塞降災之責敢抒危懇上瀆穹蒼霈甘露於連霄俾四澤之咸溢惟祈靈鑒即賜顧哀

佛寺則云上叩佛慈

祈雨文



本州封內賴神之靈雨暘所湏不謁而獲嘉穀向成而江山一邑獨以旱告竊惟斯民坐視他邑之農皆以緩滯而已獨有閔然望歲之憂不惟吏所悼歎在於有神寧或忍之願施周澤之恩一解向隅之病尚饗

祈雨謝諸廟文

本州封內賴神之靈自春涉秋雨暘所湏不謁而獲嘉穀向成行觀銍艾敢修微薦用達悃誠尚祇歲事以申報禮尚饗

祈晴文

稼多大田將興於穡事民咨苦雨懼害於場功閔茲襍襖之勤遽缺坻京之望輒因民欲仰瀆天心即郡治以修禳按科儀而錯事雖蘋蘩之薦顧何足以降神而齋戒之誠庶或可以事帝冀窈冥之俯鑒祈盼蠶之來臨睠此情秉錫之澄霽消伏陰之為患俾燥氛以成功舒寬比屋之封少緩守臣之譴敢忘報本以謝豐年

諸廟祈晴文



天作霖雨將害西成期民震懼弗敢寧舍分命僚屬並  
奏羣望惟神廟食此方作民庇賴掃除祲沴俾遂有秋  
取潔豐盛以謝靈貺不然將俾穡事敗於垂成之祀匱  
民神其忍之

嘉穀將登衆遂有秋之望沉陰為沴居懷苦雨之憂敢  
殫猥瑣之誠仰瀆高明之聽伏願衆真洞鑒列曜垂休  
召還氛祲之灾畀以豐禳之慶敢忘報事仰答堪輿  
雨暘之愆雖緣於氛而豐凶之數實係乎天方稼穡之

告成苦霖雨之為沴敢祈天而有請庶和氛之來還肆  
款琳宮式陳薰薦冀真靈之俯鑒憫下土之微生俾陰  
翳之廓除拯斯民於既病敢羞馨潔以謝生成

三日為霖九農告病憫茲嘉穀垂及築場苟淫雨之未  
除豈銍穫之可望敢趨淨宇用潔粢盛伏願覺慈俯矜  
民瘼以大解脫力掃滌郡陰以不思議功助成豐歲將  
薦伊蒲之盛饌以修報事於真乘仰冀能仁鑒茲誠悃

寺觀祈晴文



比以亢陽為害既蒙甘澤之施今者暴霖連宵將有墊傷之患敢緣民病再叩仁祠道觀云殊庭方懷朝夕之憂罔

避再三之瀆仰惟真聖亟拯阽危

嶽殿祈晴文

比以旱暵致禱羣望繼蒙嘉澤蘇活民命今茲暴雨連日復以告病仰惟明靈庇蔭嘉穀一境所賴既况之而又病之固神之所不忍也願垂清霽以終大賜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五

宋張嶠撰

齋文

告成祝文

日者朝廷用本州之請褒賜廟額尋命西安知縣營建祠宇以侈上之賜而彰神之休今祠宇告成繪塑兼畢謹遣官奉朝廷所降書命與扁榜於祠下惟神誕膺天子休命為一方永利以耀明其德尚饗



祭諸廟文

皇帝踐祚之初肆大青於象魏分命海隅咸脩禮百神之在祀典者謹詣良日釋奠於廟欽惟先聖誕膺天子之丕顯休命以臨此舉也明明天子嗣服之始命我攸司各舉秩禮奉若休命潔茲豐成維酒既馨侑以明德神其饗之

皇帝誕膺寶歷賜大青以幸天下乃命徧舉秩禮以祀於百神今茲殷且釋奠於至聖文宣王暨從祀於廟者

伏惟先師歆天子之休命以庇斯文

謁諸廟文

某事之在民者吏治其陽而神為其陰故能有濟也某奉命假守此王視事之初祇見祠下凡事之在吏者某敢不勉若夫所賴於神者則願借助焉

謝晴文

若雨為災籲昊天而瀝懇列直降鑒誅墨螾以垂休躬叩殊庭用申菲薦雖天均之播何有於謝生而下民之



心敢忘於報本洪惟冲蔭永佑羣黎

昔淫雨之傷農懼莫逃命吏責扣真祠而瀝懇果獲祐

於秋旻載潔齋壇式陳馨薦願施生而求報諒非天帝

之心然反本而不忘是乃禮經之意仰祈元造俯鑒丹

誠

比緣霖雨用叩仁祠果蒙清霽之休仰荷能仁之力敢

修淨供用答真乘雖大士之救物何私而衆生之報恩

敢後願資覺蔭永濟羣生

傳曰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山

林川谷之神水旱厲疫之為災於是乎禱之乃者大雨

晝夜不止將害農收是用並禱於上下神祇賴神之休

解駁陰氛遂獲清霽場功既興民知脫於凍餒而吏亦

知免於戾敢不有報也惟神大庇斯民以終相之

時澤薦降已足於溝塍連日未除懼成於墊隘方消辰

而致請忽應日以開晴豈云精懇之通第荷神靈之况

敢易祈穰之禮用為報謝之儀伏願衆聖儲祥五緯時



叙畢從民欲以就歲功

祭門文

古之用武者闔左圍而填之以土助陰也後世病雨者則塞北扉贊陽也茲者天作霖雨害於梁盛爰舉舊禮祭於北門之神惟神閉塞陰沴助成歲功哀此農民閔焉望歲無俾美稼敗於將成苟獲有年嗣有豐報無作神羞

祭戰稍文

郡置戰於門所以嚴警衛而威不若也祇災之興神寶司之刺史今以良日奉潔薦以有祈於神神其憺威稜以扶崇厲宅外屏以禦神姦時惟率職無作神羞

銘箴

微王山銘并序

距竹山縣西南三十里曰微口二水股分於此合流而入觀水其右發源自金州之宣漢土人謂之南江其左發源盡竹山西界土人謂之微江沂微江而上百里而



近有二山臨水其東穹崇而崑崙其西磻磳而渾厚高  
皆出飛鳥外土人目為雄雌而均謂之微王山山之草  
木藂茂豐美雲氣之所出入常以候陰晴甚驗環山數  
百里皆峻巖穹谷蓋龍蛇物怪之所憑依也山民事微  
王甚謹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禱之其應如響建炎四  
年桑仲寇竹山境內之被害者十七八不死亡則殘破  
惟避地茲山者皆得免信神靈之庇佑人也按尚書武  
王代紂載其助者曰羗髡庸蜀微盧彭濮人意其自是

以得封爵而遭秦楚書之後故其世家莫傳然盟津之  
會諸侯八百夫豈無大邦而微獨見於秦誓吁亦光矣  
嗚呼微王之靈生於數千百載之前則能佐仁聖以伐  
暴虐歿於數千百載之後猶能假天險以濟生人是宜  
著在六經而獨廟食百代而不泯者也某嘗避地茲山  
得免鋒刃感神之賜而慕其德敢虔恪拜手而獻銘曰  
有微啟土莫究厥初佐仁伐暴乃見於書歷載綿邈羣  
祀忽諸廟貌獨在威神赫如禹會塗山執玉萬國周誓



益津亦來八百豈無大邦莫弗埋沒有偉惟微獨列六  
籍仰彼微山惟石巖巖微王之德惟民所瞻惟神之靈  
嚴威如在日霽而明日雨而晦殛淫佑善俾民斯理驅  
厲濯氛俾民不痍我田穰穰我稼穡穡風之烜之時而  
澤之微神之施歲以免疢贍彼左山有屹其崇微王之  
德與地無際炎正中微遑塵亂夏羣盜恣睢縱橫于野  
穹谷畧林民無免者惟依茲山父子完安惟神之庇以  
免暴殘惟依此土安爾婦女惟神祐之以遑荼苦微王

之仁古無與先左右仁聖與帥周還拯民塗炭千古無  
之前微王之仁亘古曷有恢其阻險脫民虎口遏寇佑  
民千古之後我欽王德勒銘巖阿川平山祀惟德不磨

孫太冲硯銘

密而能澤似其質用而不屈如其文因物之玩以知其  
入紹興丙寅三月五<sub>日</sub>銘於龜峯堂

楊文公硯銘

宋有天下遂以文治公遇神宗筮卦得賁惜哉不終亡







省歲

少之時萬事惟勉孜孜以自善老之時萬事惟省孜孜於獲免當勉而省則怠斯德之匱當省而勉則敗斯禍之誨惟匱惟敗惟時之會少者之規老者之戒

墓誌

陳公資政墓誌銘

陳氏本居京兆其世系所出後遷眉之青城至太常少卿贈太子太保諱希亮始以進士起家官仁祖時位

雖不大通顯而受知人主知名當世號鉅人長者太常寺

生恂為奉議郎贈太子太傅太傅生為朝請大夫贈太

子太師皆世其業蓄德不施鍾慶於後太師元配馬氏

贈蘄春郡夫人次配張氏贈博平郡夫人退傅鄧國文

懿公之孫也公諱與義字去非自其大王父歷官中朝

始又遷洛故今為洛人公資卓偉自為兒童時已能作

文辭致名譽流華歛社莫敢與抗矣登政和三年上舍

甲科授文林郎開德府教授除辟雍錄丁內艱服除為



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擢符寶郎謫監陳留酒始公為學官居館下辭章一出名動京師諸貴要人爭容之時為宰相者橫甚強故知公不且得禍公為其薦達宰相敗用是得罪既王室始騷丁外艱避地襄漢轉徙湖湘間踰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以紹興元年夏至行在所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天下以為任職拜吏部侍郎以病辭劇改禮部後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病告為顯

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適不樂公者復用為中書舍人服以朝且以狀言有詔不許既謝上諭曰朕當自以卿為內相九月駕幸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明年正月為叅知政事三月從幸建康是歲紹興七年也明年春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去凡五請而後許以資政殿學士特轉太中大夫知湖州陛辭上勞問甚渥且云始遂雅志行復用卿矣於是公疾益侵遂請閒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是年冬疾大甚十一



月某甲子夢于烏墩之僧舍年四十九計聞贈某官令  
有司給葬事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公清慎靖一與人語  
唯恐傷之遇有可否必微示端倪終不正言極議然容  
狀儼恪不妄笑言世皆知其以文字擅聲當世而其謀  
略議慮自過絕于人叅大政日淺每師用道德以輔朝  
廷之闕失張施措置務于尊主威而振綱紀調娛補察  
甚衆平居與人接謙下甚然內剛不可犯初上流大將  
項領已成宰相不然是欲去之而不果會其來朝見公

頗自矜大公正色謂曰籍使無若輩朝廷豈乏使耶將  
色沮不復敢出一語公立朝無所附麗前後官遷一出  
於上上遇公甚厚而公益畏慎其為吏部侍郎實司左  
選會有武弁與部吏私鬪不樂公者欲因是中之事聞  
他日公對但具左選之在部者名數上之終不自辯喜  
薦達後輩有一善必極口稱借欲仰已善以獎之其薦  
人於上退未嘗語人士以是慕嚮唯上益知公忠順故  
倚以大用而公不幸早世有識之士為斯文惜焉公尤



邃于詩體物寓興清遠超特紆餘閑肆高舉橫厲上下  
陶謝韋柳之間公之外王父鄧公之季子也自號存誠  
子善行平書高視一世其書過清世俗莫知公初規模  
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姿態橫出片紙數字得之  
者咸藏去之公娶周氏某官之女某郡夫人男曰洪某  
官公之某與某同六世祖視之為叔祖姑頃公寓居漢  
上某從公遊質問詩文利病其後仕學公頗有力不專  
為親也既塋公若干年洪謂某曰先公之墓木長矣而  
銘文未立使德善功烈不白著於後柰何願以銘屬予  
既辭謝不得則為取其世系行事而論次之以為之銘  
某辭曰陳氏之先蜀眉青城本自秦徙世系莫存奉  
常起家始以大官非甚達顯融於代歷官在東更宅  
于洛父子傳師相繼有作蓄德固本以厚厥垂是生哲  
人為世表儀以文擅聲以德致位考其始終無所恨愧  
持身清慎體不勝衣摧折悍剛不借色辭薦士于朝退  
不出口一時慕想士衆奔走歷官聞政惟上是擢毗輔



王猷號令允鑠來軫方道未脯而稅云亡之傷實深其類位雖不窮維德有耀勒銘墓碑來世是詔

先夫人歸附誌

先夫人姓駱氏為陰城著姓考諱寧鄉里以為長者族大而子多獨先夫人先而有異外王父竒之以歸于先君先夫人初不知書而言行皆合於道義性方重嚴格言笑有節終日正衣危坐不跛倚雖甚暑不釋裙襦衣大練未嘗見體自少至老不變始歸張氏先君猶未第

乃斥賣其資裝治家事斬斬有條理而夫不病其貧及晚年遭亂某奉之以違難于四方隨所遇能自適而子不病其養平居奉中奉君與先令人孝而禮撫寡孀與孤幼和而義凡族之居已上者事之必盡其敬不以其約而簡也與已敵者遇之必適其宜不以其侈而屈也其待卑下一切以恩義而咸得其中焉始某奉先夫人避地上庸山間紹興二年夏盜賊寢徧遂奉入蜀寓居於達州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享年七十有七方屬



疾子婦黃氏謁醫致禱無所不至甚再封其服以進而終無益嗚呼痛哉以明年六月十六日塋於達州之北巖始以先君遇恩封孺人安人後以其孤某升朝及為中書舍人遇恩贈宜人令人碩人後若干年以某年何日始克歸祔于先化軍之金山原先君之墓始至達也先夫人以容遊食不足令某出謀仕祿是時春秋已高某不忍以去左右然見其神明方壯而又急於求祿以為之養故經違膝下不幸不數月而寢疾某聞疾馳歸已不及見矣嗚呼先夫人之存也時適遭亂不得致安佚之養其中也坐謀餬口不得親醫之之奉既歿之後又不能以時歸祔祖塋使遺體神靈久旅異土不孝之大無可自赦而猶視聽食息於世者何人也先夫人平生不貪嗜榮貴嘗以無禍為福如某初應舉求仕皆不以為然向使某能遵奉平日之教儕於編氓混迹於世雖遭亂必不去鄉里離坟墓脫不得已而去亦必不久而復又安得老親終歿而疾不侍客塋異土而久不附



者凡所以致之皆以某奉其親平生之教不謹也雖窮  
天地無以釋其恨雖殞百身無以償其責固當自求滅  
亡以嚴世戒而仰奉遺體終以不敢故於其歸祔也追  
思遺恨泣血紀事而因著其略焉

欽定四庫全書

紫微集卷三十六

祭文

弔鄭大夫公孫申文

宋 張凜 撰

魯成公九年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冬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之謀曰我出  
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明年三  
月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孺鄭人殺孺立髡頑



子縵如許藥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  
伐鄭以歸其君以求成焉辛巳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  
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杜  
預以謂叔申為忠不得其人也予既悲叔申之無辜復  
悲後之人其為有類是者敬弔之以辭

宗周既衰兮諸侯競逐不務德以懷柔兮羌徒恃其詐  
力惟鄭之逢尤兮職介居於大國晉人討貳於會兮止  
鄭伯於銅鞮惟大夫之不忍其君兮抗忠憤以謀之出  
師而圍許兮示之以不急紓使而自暇兮為將改立冀  
晉人之一寤兮緩君之羈繫何狂夫之縱誕兮遽援庶  
而遺適雖前謀之乖刺兮君卒以是而獲反苟宥罪而  
錄巧兮庶政刑之未遠何淫刑以逞兮獨不揆子之忠  
情遽齋芥之濫及兮竟齋恨而吞聲嗚呼痛哉方鄭伯  
之在晉兮諒三揖之盈庭夫豈無族姻兮何大夫之獨  
勤既匪公私暱兮又匪執政之忠臣彼罕駟之安在兮  
何行路以視其君親豈不以謀身之過周兮悼後禍之



相因故結舌而忘君兮聽生死於晉人苟晉之歸君兮  
則端委而相之苟君之羈死兮徐改立而奉之進退皆  
不失厥圖兮為君者獨何賴之夫外願而內賊兮固常  
人之所志出奇以戾衆兮宜大夫之自異憫精忠之若  
此兮卒身隕而名替原初謀之既忠兮雖九死其何傷  
戒忠良以速禍兮厥緒用之不長自古以皆然兮非獨  
大夫之罹殃長憫主而城周兮讒夫啄而蹶之武捉髮  
而迎君前驅射而殺之彼庸昏之皆若是兮又焉叙而

列之昔晉惠之在秦兮子金嘗謀以立圉楚昭之失國  
兮子西王服以保路孰謂鄭之昭兮乃童昏於二主自  
大夫之以忠死兮遂懲創於千古啓臣下之苟偷兮禍  
實基於庸虜昔漢祖之全親兮始誦言於分羹鄉號咷  
以示戚兮又何益於就烹夫豈不愛親兮而肆為此言  
蓋詭謀之必若是兮棄之所以能全嗟後人之庸蔽兮  
不達於此志弱者優柔以自免兮勇者殺身而快意徒  
殘君而殄民兮已盜名以誇世伏麟經而三復兮悲夫



子之見殛雖後人之必能辨是兮諒侯之而不惑抗斯  
文以敬弔兮慰忠魂之抑塞

告家廟文

維宣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五世孫具位某敬告  
于五世祖齊國公五世祖此齊國公夫人伯高祖相公  
高祖妣舒國夫人馮氏高祖考侍郎高祖妣郡夫人馬  
氏曾祖金紫曾祖妣同安郡夫人孫氏曾祖妣大寧郡  
夫人潘氏祖考朝議祖妣太恭人彭氏亡叔九秀才及

堂上諸靈比以家廟歲久日就隳毀祖先靈位殆無以  
蔽風雨其曾孫某實用震恐懼無以承遺構乃季秋月  
朔命某鳩工俾營葺之椽椽楹牖不改於故姑擇其材  
之朽蠹者與瓦之毀缺者是新是易其曾孫男用臣婦  
歐氏實出金十五萬以相其事蓋踰月而後成奢儉不  
踰於前宏壯可以保數十年而未易壞圻墁緻密風雨  
攸除乃以冬至前一日復奉遺像以即于次維是暴露  
之罪將無所逃伏惟齊國公以下佑我後人使保其族



亢其宗而無天昏札瘥之苦世世子孫不替繫祖先之  
受子孫之追養亦永不匱惟齊國公以下實照臨之謹  
告

代祭祀奉議刺史可久之父文

維公早脫塵鞅以釋其繫晚師計然以厚其室惠以建  
物嗇以自居綽寬淳固式我里閭自我大父及吾先君  
通家結好既久彌敦綢繆之故重以婚姻先君登朝浸  
偕貴仕爰均王澤以逮公子亦及公孫紆青曳紫有煥

其門公子乘障戰多底績公以子封亦既通籍皤皤其  
髮煒煒其服謂將登年以永豐福云何不淑才踰中壽  
奪茲老成親姻是疚我久於外五年寒塵謂歸見公如  
拜前人如何聞訃乃自中塗執書驚悼涕與辭俱昔來  
見公栝朽相歡今茲既至遺像獨存有酒匪旨有肴匪  
豐一慟孔哀奈何乎公

又祭陳叅政去非文

維紹興九年四月朔二十日表姪左奉議郎新差權發



遣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張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歿故叅政大資陳公之靈惟晉東渡始披荆棘衣冠  
踵來異士亦出王庾賀顧同贊王室我宋用人亦雜南  
北維南多士擲比周行北客凋零曉星相望憧憧衆士  
競爽是期豈繫國棟而遽奪之昔漢倚相惟壺泊韓韓  
躡于外壺不待年顯顯惟公異世而然嗚呼哀哉雒陽  
街居冠蓋是集公起故家超世特立甲科旣射遂以文  
鳴詩章一出紙貴都城諸公游士讓實推名未幾遭亂

轉徙江湖間閔海嶠來覲清都旋躋掖垣贊為名命號  
令宣明文章雅正天官宗伯迭貳其司銓材考禮有譽  
無疵作鎮來歸黃闥是居封還付外兩誼庶孚屬疾自  
言外祠均佚有命來朝復居辭掖人為公屈公則怡然  
命出自中北扉遂遷一時詔令溫純炳蔚淮瀆德音父  
老歎息天子曰俞貳我政機挺然孤立無所附依同不  
為比異不近名王臣之節物望所傾扈蹕而東乞身甫  
力近藩是殿復去以疾神明雖壯沉痾內攻中冬辛亥



離此閔凶嗚呼哀哉惟公之德清慎靖端色莊以和不  
妄笑言高識絕世洞照今古閔博精深議論證據文章  
雅麗不蹈前躅賈馬曹劉是配是續風神峻深况若塵  
外不假矜莊自然高邁薦寵後進不遺餘力摘竒掇英  
如自己出羣士慕想競拽其裾主盟吾道期繼歐蘇忽  
焉及此士皆措摸失聲相吊有淚沾濡嗚呼哀哉嶮奧  
從早歲謬忝公知親惟外叔義實師資飲食教載其施  
不貲厚德莫報寧知我悲臨穴長慟何痛如之嗚呼哀  
哉伏惟尚饗

運司祭范少師文

王登廟璉疇功監田鳳鳴朝陽載惟丹巖常人之情識  
庸智鄙陋據所見為說如此豈知盛德厚則流光陰功  
陽報取如探囊謝良有子弼諧晉王栖筠之善鐘于吉  
甫上天相賢浚源殖根身不及祿慶綿子孫惟公之生  
恂恂鄉里凋後松栢陰成桃李延及芳嗣入陪政機佐  
佑勛華為臯為夔廟堂前矢如石投水改太阿柄還之



天子身使臂指勢在本朝上兵伐謀邊烽浸銷魯初虞  
宋惠禮未脩乃援總服載堅漆絮皇帝曰嘻有臣如斯  
厚終爾親余忍忘之乃命有司庀用具器幣緡史日克  
謹襄事引紼上饒挽者載塗漂水之源歸子古都五納  
之綸生不預飾之孤之棘乃責幽窆天之祚德帝之旌  
賢子之榮親可無憾焉惟漕承乏載鳩乃後恭遺屬吏  
豆觴是飭尚饗

運司祭范少師襄事文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無可稱韋丞相教子一經世為不  
乏蓋積善昭於餘慶故潛德發於幽光惟公之生種德  
甚茂早篤義方之訓藹聞嗣葉之賢功業益新廟堂是  
賴文能華國有悍夫垂泣之辭武足尊王取太阿倒持  
之柄既一言而悟主遂九壤以榮親豈徒聳故鄉衣繡  
之觀實亦示遺子贏金之訓揚名以顯已昭孝道之終  
卜宅而安又拜君恩之賜死且不朽其是謂乎魂而有  
知可無憾矣式嚴襄事用薦菲儀惟豆觴之已羞覲精



爽之來格尚饗

運司路祭范少師文

惟人君以功德被生民而民愛戴之所以固帝王萬世之基惟人臣以謀猷佐人君之以功德被民也而君褒崇之故秩其爵位華其車服寵冠百僚而人皆以為宜嗚呼君之有天下也不能自治而付之勲德之臣臣之有勲德也獨不念其身而思其親乎故君必又錫之爵命追褒其先蓋以慰其臣之心也嗚呼人子之心欲厚

其親雖日用三牲之養未足以報其罔極之恩唯寵君之秩侈君之賜沒者責於亡而生者榮於存乎嗚呼人孰不有子唯公則如常與平人孰不有名唯公則身後之榮公之英魂浮游太清恐不知今日國之中興與民之生成則已如或知之亦當會洪崖揖丹邱持一觴而共稱也公今歸矣神宥厝矣乾豆陳矣醑醕旨矣尚饗

祭劉寶學彥脩文

維公直諒勁正高朋坦夷交游篤厚骨肉孝慈糞土視



利以賙我饑人雖不負終不棄遺人之所難公若遨嬉  
目無全牛游必委遲所臨而治常積去思德大才全世  
論所推謂宜公候勒銘鼎彝雖登近侍分閫宣威人咸  
期公蓋大厥施珍台均逸泉石自怡痺疽生瘍其狀甚  
危走醫徃視既廖而夷手書函問其至相隨死生甚大  
天道莫窺有如公者而止于斯某頃無介紹受知旅羈  
國士見遇人無間睽周旋契闊十載于茲一朝至死心  
馬可知義當徃臨官守是縻莫視公喪飯含致悲莫撫  
公子寬譬以辭迨惟曩書辜負思私禮有賙贈懼不及  
期未有文字稱述德微尚俟遠日遣奠致儀粘綴苦詞  
挽餞路歧公乎已矣有淚交頤尚饗

祭朱喬年文

維子學有本原文臻雅奧立意造行古人是蹈蓬山並  
處豈無他人講論文字頗余心親中臺為郎情好逾睦  
妬者忌之屢睥其目一斥而去意輕語離不遠閩粵謂  
有後期遊道日狹所知無幾持以自寬恃有之子問學



所得議論之疑惟期子面一傾倒之子誰不若遂止於斯往得子書季冬之晦報書未行子訃已至遺言友朋不過一二琅琅哀音以託其嗣雖微子命我敢不義惟子之情固許以遠少遼緩之斯言可踐平生之語未或泯忘風流頓盡曷惟其常濡絮千里寓此一卮悠悠之情孰知我悲

祭姊夫王性之

嗚呼性之一至此耶室廬廢為邱墟橐金盡于賊手名

未列於王官年不登於中壽漂轉困窮客死異縣母妻兒女瓦解冰散校性之平日之所行與沒世之所遭何其舛戾乖刺耶火炎崑崗玉石共盡無復善惡之責耶不然誰使性之至于此極也彼為性之親戚朋友者豈無餘力而不挽之共處豈無餘資而不賙其窮苦而使性之卒至此者非天也其親戚朋友之罪歟然而當性之阨窮之日正盜賊塞路之秋夷夏隔絕咫尺萬里彼窮雖有餘粟安能裹飯于豺狼之前雖有餘力安能營救



于鋒刃之下雖有餘資安能相賙于倉猝之際然則使  
性之至如此極者其天也非親戚朋友之罪歟某嘗歷  
觀亂離以來士卒黎庶不隕身子溝壑則必潰體于戈  
矛而性之子擾攘紛亂之中猶僅没于牖下顧雖失所  
而未為不得其死也然則何必深痛乎然世固有皆貪  
冒沒飽食于眾人菜色之時狡獪險狠全膚于眾人肝  
腦塗地之際揚揚愉愉保其醜類者多矣而性之生平  
吉德甚孝而仁讓夷急病恩及路人是宜保其家室裕  
及後昆亢彼宗族高大閭門者也而卒至于此安得不  
深乎嗚呼悠悠人世數十年客其間禍福亦何推擇方  
其處世固有悲憐及其長逝一無得失彼西方之聖人  
每以是而大觀性之素留心于此道宜隨所會而超然  
不必遺恨于曩遇將其遠離于蓋纏彼一漚之起滅曾  
何利害之足言使夫死而可喜吾願以是而獻焉

祭亡姊文

嗚呼我生不天終鮮兄弟惟二女兄早喪其李先君即



世堂惟偏親霄壤之內與姊三人如何不淑遭此喪亂  
室閭蕩然親戚離散爰自南陽避地江漢與其良人及  
其兒女脫身賊中筭路藍縷姊及於鄆我在上庸及我  
戾止姊窟山中盜賊縱橫弗敢久處作書致金惟縉與  
絮尚期路通迎姊以來未幾大亂塞路虎豺逮其冠退  
人猶蠢蠢良人遇疾大命斯隕哀哀衆雛號饑莫哺惇  
惇弱質街恨孰訴俄而別寇遂破房陵聞計之日奔走  
靡寧自是雲擾以及秋冬念姊曷依痛毒我衷道塗隔  
絕無可為力舉頭呼天誰知我臆逮今春杪始有北人  
說姊去秋竟殲厥身嗚呼哀哉豈期吾姊遂至於斯心  
焉潰裂淚下如泝恐詒母念忍恤潛悲逮今聞訃既已  
踰時街痛茹哀天維我知藐藐幼孩今也何許婉婉稚  
女匪死斯擄一門如此天寧忍茲福善禍淫理惡可推  
臨風長慟何痛如之嗚呼哀哉人誰不死痛姊失所有  
弟不能免姊道路人之遭亂寧維荼苦同氣之親並世  
無補眷令在原兄弟急難今也如此復何望焉嗚呼哀



哉爰自亂來以及斯日內外姻親無踈與密苟力可為  
莫不周急獨於吾姊匪我能恤天實為之咎將誰執嗚  
呼哀哉自天降亂生人險艱或遭殍踣或值戈鋌十居  
七八豈惟姊然我之言此亦以自寬雖同遭亂亦或脫  
死以理而推幸不幸耳彼幸斯生不幸斯斃如何吾姊  
不與幸者同存而與不幸者共逝興言至此何以自慰  
嗚呼已矣何嗟及矣終身之恨無可弭矣惟當葬姊以  
歿餘齒春秋從祀惟豐與侈俟其小寧尋其遺體庶  
幾諸甥尚或存只嫁女教男以續厥祀過是以還無可  
為已幽明睽隔音形莫覩文以告哀有淚如雨嗚呼哀  
哉







書